

老白生 编

肖像

中国名人画名家

中央編譯出版社

CHINA

赵白生 编

中国名人画名家

中央编译出版社



序

人物品藻，古已有之。或一言九鼎，或皮里阳秋，或逢人说项，表现形式虽然各异，但目的似乎相同：借人为镜，以窥自己。此外，视杰出人物为民族的脊梁，标举他们以弘扬民族精神，也是今日中国迫切要做的事情之一。正如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所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本书所选的文章跨度较大。涉及的人物有近代的，也有现代的，但他们都是文化领域里的名家。从文章的角度看，这些篇什基本上属于人物品藻一类的传记小品。传记小品是生平作品（Life-writing）中的一个分支，包括人物剪影、人物素描、人物随笔等。它没有传记的详实，缺乏自传的直接，也没有回忆录的亲切，可它一鳞半爪却灵光四射，三言两语而深中肯綮，简单几笔而人物跃然纸上。确切地说，传记小品不是高山上的巨岩，而是海滩上的卵石。它没有高高在上的巍峨之感，却给人以躺下来平视的静美。传记小品撷取二三件小事，说出一点点认识，挽些无言的感奋。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卵石，而是整个风景：卵石、沙

2 ◆ 肖像

滩、湛蓝的大海,以及观赏卵石的作者。《拉奥孔》的作者莱辛说,好的绘画应避免狂风恶浪,而去表现残骸片片,使读者有联想的余地。这正是传记小品的精髓所在:让读者从一粒沙子中去领悟一个世界。

传记小品怎么写?我想,书中所选的文章部分地提供了答案。鲁迅写的传记小品数量不多,但所作的大多篇篇锦绣,字字感人。《藤野先生》和《记刘和珍君》可谓是发乎真情的至文。周作人的传记小品以智识见长,于冲淡平和中寓鞭辟入里之见。老舍的传记小品写得神采飞扬,妙趣横生。梁实秋和曹聚仁更是捕捉人物的高手。梁实秋儒雅从容,娓娓道来,往事历历在目。曹聚仁快人快语,真知灼见时时闪现。温源宁的人物小品写得空灵、流动、飘逸,而不乏睿智。从这些优秀的传记小品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传主的个性,还可以读到作者的影子。因此,阅读它们,无疑是既了解了传主,又领悟了作者为文为人的真谛。这也是选编此书的初衷。

编者

1995年6月

目 录

辜鸿铭 (1856—1928)

辜鸿铭先生轶事

辜鸿铭

梁实秋 1

林语堂 3

齐白石 (1863—1957)

白石夫子千古

忆白石老人

老舍 8

艾青 11

章太炎 (1867—1936)

章太炎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曹聚仁 19

鲁迅 22

蔡元培 (1869—1940)

纪念蔡元培先生

蔡子民

梁漱溟 25

周作人 33

梁启超 (1873—1929)

纪念梁任公先生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漱溟 41

梁实秋 49

2 ◆ 肖像

王国维（1877—1927）

王静安

王 李 52

王国维与郭沫若

曹聚仁 55

李叔同（1880—1942）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58

李叔同

曹聚仁 66

鲁 迅（1881—1931）

鲁迅

林语堂 70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陈独秀 76

周作人（1885—1967）

知堂先生

冯文炳 78

忆周作人先生

梁实秋 83

熊十力（1885—1968）

忆熊十力先生

梁漱溟 89

熊十力

张中行 92

夏丏尊（1886—1946）

悼夏丏尊先生

郑振铎 97

悼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103

柳亚子（1886—1958）

忆柳亚子

熊佛西 108

我认识的亚子先生

谢冰莹 115

丁文江（1887—1936）

丁在君这个人

胡 适 120

丁文江博士

温源宁 131

刘半农 (1891—1934)

忆刘半农君

半农纪念

鲁 迅 133

周作人 136

胡 适 (1891—1962)

胡适博士

胡适与鲁迅

温源宁 140

曹聚仁 143

郭沫若 (1892—1978)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忆郭沫若君

老 舍 150

宗白华 153

许地山 (1893—1941)

敬悼许地山先生

敬悼许地山先生

郁达夫 158

老 舍 162

梁漱溟 (1893—1988)

梁漱溟

梁漱溟

李锐西 169

张中行 175

梅兰芳 (1894—1961)

梅兰芳同志千古

梅兰芳这个人

老 舍 180

徐城北 183

吴 宓 (1894—1977)

吴宓先生

回忆雨僧先生

温源宁 187

季羨林 190

叶圣陶 (1894—1988)

我所见的叶圣陶

叶圣陶

朱自清 193

赵景深 197

4 ◆ 肖 像

张恨水 (1895—1967)

一点点认识

老舍 202

我所认识的恨老

罗承烈 204

徐志摩 (1896—1931)

追悼志摩

胡适 206

志摩纪念

周作人 215

郁达夫 (1896—1945)

论郁达夫

郭沫若 219

记郁达夫

唐弢 229

茅盾 (1896—1981)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叶圣陶 234

雁冰先生印象记

吴组缃 238

金岳霖 (1896—1984)

回忆中的金岳老

冰心 244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246

胡愈之 (1896—1986)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叶圣陶 251

忆愈之

郑振铎 254

朱光潜 (1897—1986)

悼朱光潜先生

李泽厚 258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吴泰昌 261

朱自清 (1898—1948)

朱佩弦先生

叶圣陶 272

朱自清先生的道路

李广田 277

郑振铎 (1898—1958)

哀念郑振铎同志
忆西谛

俞平伯 286

李健吾 290

丰子恺 (1898—1975)

缅怀丰子恺老友
丰子恺和缘缘堂

朱光潜 298

姜德明 301

闻一多 (1899—1946)

哭一多
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吴 晗 306

朱自清 311

老 舍 (1899—1966)

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二三事

以 群 315

梅 林 317

阿 英 (1900—1977)

忆阿英同志
阿英小记

夏 衍 322

姜德明 329

俞平伯 (1900—1990)

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

阿 英 336

张中行 340

谢冰心 (1900—1999)

谢冰心
忆冰心

阿 英 349

梁实秋 352

冯文炳 (1901—1967)

怀废名
废名

周作人 357

张中行 363

6 ◆ 肖 像

梁实秋 (1902—1987)

回忆梁实秋先生

季羨林 367

滑竿教授

林斤澜 371

沈从文 (1902—1988)

生命之火长明

黄苗子 373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汪曾祺 385

梁宗岱 (1903—1983)

梁宗岱先生

温源宁 395

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

戴望舒 398

梁遇春 (1906—1932)

悼梁遇春

冯文炳 401

梁遇春先生

温源宁 404

李健吾 (1906—1982)

一个勤奋乐观的人

臧克家 407

“我是好人!”

姜德明 413

傅 雷 (1908—1966)

痛悼傅雷

楼适夷 419

怀傅雷

柯 灵 432

钱钟书 (1910—1998)

促膝闲话钟书君

柯 灵 440

秋天里的钱钟书

吴泰昌 445

辜鸿铭 (1856—1928)

辜鸿铭先生轶事

梁实秋

辜鸿铭先生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

先生之怪论甚多，常告人以姓辜之故，谓始祖寔为罪犯。又言始祖犯罪，不足引以为羞；若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

先生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或叩以养成之道，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又言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先生极赞成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先生之书法，极天真烂漫之致，别字虽不甚多，亦非极少。盖先生生于异国，学于苏格兰，比壮年入张之洞幕，始沉潜于故邦载籍云。

先生好选《诗经》中成句，译英文诗，虽未能天衣无缝，亦颇极传神之妙，惜以古衣冠加于无色民族之身上耳，先生以“情”译 poetry，以“理”译 philosophy，以“事”译 History，以“物”译 Science，以“阴阳”译 Physic，以“五行”译 Chemistry，以“红福”译 Juno，以

“清福”译 Minerva, 以“艳福”译 Venus, 于此可见其融合中外之精神。

先生喜征逐之乐, 顾不修边幅, 既垂长辫, 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 尤可鉴人, 粲者立于其前, 不须揽镜, 即有顾影自怜之乐。先生对于妓者颇有同情, 恒操英语曰: Prostitute 者, Destitute 也。(意谓卖淫者卖穷也。)

先生多情而不专, 夫人在一位以上。尝娶日妇, 妇死哭之悲, 悼亡之痛, 历外不渝。先生尝患贫, 顾一闻丐者呼号之声, 立即拔关而出, 界以小银币一二枚, 勃谿之声, 尝因之而起。

先生操多种方言, 通几国文字; 日之通士, 尤敬慕先生, 故日本人所办之英文报纸, 常发表先生忠君爱国之文字。文中畅引中国经典, 滔滔不绝, 其引文之长, 令人兴喧宾夺主之感, 顾趣味弥永, 凡读者文者只觉其长, 并不觉其臭。

(原载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海《时事新报·青光》)

梁实秋(1902—1987) 散文大家, 翻译家。北京人。早年留学美国, 曾执教于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作品风格清新典雅, 闲适轻灵, 幽默嘲讽。散文集有《雅舍小品》、《清华八年》、《看云集》等。

辜 鴻 銘

林语堂

一

少时在约翰大学图书馆，读到辜鸿铭著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见其文字犀利，好作惊人语，已深喜其矫健。时陈友仁办北京英文日报 *Peking Gazette*，亦约辜按月撰稿四篇，下课时每阅读二氏之文以为乐。不及一两月，辜即因故脱离不复作，并记得有牢骚文字见于报上。实则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见其倔强也。且辜主人治，陈主法治，思想固不相谋，后老袁称帝，陈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无隐，力斥其非，总是与辜一般番仔脾气，辜生长槟榔屿，而陈生长西印度 *Trinidad* 也。二人皆有洋气，有洋气，即有骨气，吾前曾言孙中山亦有洋气，即指此。此种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也。二氏又皆长英文，陈即直头盎格罗撒孙学者，其思想意见毫无中国官僚气味，故与国人亦少能气味相投。孙中山则深得中国博大气质，辜

只是狂生，而能深谈儒道精义。辜作中文吾未尝见，若孙中山一手好字，亦可见其相当造诣。辜陈二氏皆长英文，而实非仅长英文，盖其思想议论，超一人等，故能发挥淋漓，此二氏之文之所以有魄力也。世人言文人，总想到文字，大误特误。试思梁任公《新民丛报》之势力，在其文采乎，抑在其所代表之议论乎？陈独秀、胡适之之文学革命宣传力量，在其文胜过林琴南乎？抑在其所代表之新潮思想乎？有其思想，必有其文字。世之冒冒失失以文言文者亦可以省矣。至于文字，辜陈皆未尝不漂亮，乃执以 best English tradition 衡之，拉丁名词仍是太多，英国口语仍是太少。二氏又有一相同之点，辜在思想上，陈在政治上，最善大言不惭，替吾国争面子。英人读之而喜，而惊，而敬，故其名亦大。善说 Yes, Sir 之英文学生，大可不读二氏之书，因道不同，学亦无用了。辜之文，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其所口口声声引据亦 Matthew Arnold, Carlyle Ruskin 诸人，而其文体与 Arnold 尤近。此由二事可见，（一）好重叠。比如在《春秋大义》一文，有此数句：

We have now found the inspiration the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 But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 is not only found in religion, I mean Church religion. This inspit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s known to everyone who... In fact,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 is found...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 I say, is found not only in religion.

（二）好用 I say 二字。

二

辜鸿铭善诙谐。其诙谐，系半由目空一切，半由好拆字。例如他说：“今日世界所以扰攘不安，非由于军人，乃由于大学教授

与衙门吏役。大学教授是半受教育,而衙门吏役是不受教育的人,所以治此两种人之病只有——给以真正教育。”其好拆字,可见于将德谟克拉西拼为 demo crazy(德谟疯狂),又在其鄙恶新潮文学文史,将陀斯托斯基拆为 Dosto-Whiskey。在中文上,亦复如此。他解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辜曾向二位美国女子作此说。女子驳曰:“岂有此理?如此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作手靠?男人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言下甚为得意,以为辜辞穷理屈矣。不意辜回答曰:“否否。汝曾见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愤嫉原非坏事,比啖饭遗矢人云亦云者高一层,然试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种压迫之反动而已。辜既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过激之辞,然在此过激辞气,便可看出其精神压迫来。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出气而已。故其言曰:“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in China today is only a functional derangement, whereas the anarchy in Europe and America is really an organic disorder”“今日中国变乱病在失调(作用上的)而已。而欧美之无政府状态,乃在残缺(器官上的)。”又曰:“中国虽有盗贼贪官污吏,然中国的社会整个是道德的,西洋社会是不道德的。”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论上何尝不动听?西洋法律观念之呆板及武力主义之横行,专恃法律军警以言治,何尝无缺憾?然中国无法治,人治之弊,辜不言,中国虽言好铁不打钉,而盗贼横行,丘八抢城,淫奸妇女,辜亦不言。《春秋大义》诚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

教，白人或者过五百年后亦可受益，而谓中国不需法治，不需军警，未免掩耳盗铃。因有此种见地，故说来甚是好听，骂人亦甚痛快。其言英人则曰流氓崇拜（指商人之操政治实权），引 Ruskin 之言而詈曰猪 rats and swine。其言现代民国之中国人，亦曰顽石不灵，神经错乱之民国华人 imbecile, demented Republican Chinaman。一人愤世疾俗至此，开口骂人，自然痛快。

余谓儒家之弊，正在蔑视法律，以君子治国，殊不知国之中，哪里有这许多君子可为部长，为所长，为县长，为校长乎？君子不够分配，而放小人于位，以君子之道待之，国欲不乱，其可得乎？既为君子，则不必监察也，君子横征暴敛，不必得百姓同意，赁其良心可也；君子营私舞弊，不必看其账簿，听其消遥可也；君子勾结外敌，不必立法院通过，听其自订条约可也。向来中国政治只是一笔糊涂君子账。君子有德政，则为之竖牌坊；君子犯法，则不拘之下狱。是犹一商人公司，以君子之道待经理，无查账，无报告，卷款亦不追究，此种公司谁敢投资乎？不意辜氏正以此为中国政治哲学之优点。其言曰：“中国所以不需宪法，一则因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二则因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好听固然好听，然吾甚不愿为此公司股东也。今则不愿为股东，亦非投资不可。

三

辜氏个人尊君态度，世人颇欲得一解释。在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文中有一段关系文字，并录于此。

“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义气且不知。袁世凯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首忠弃义，投降革命党，百般狡计，